

百
子
全
書





国防大学 2 073 0972 2

百子全書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(六)

劉子上

北齊 劉晝孔昭撰

清神第一

形者生之器也。心者形之生也。神者心之寶也。故神靜而心和。心和而形全。神躁則心蕩。心蕩則形傷。將全其形。先在理神。故恬和養神。則自安於內。清虛棲心。則不誘於外。神恬心清。則形無累矣。虛室生白。吉祥至矣。人不照於昧金。而照於瑩鏡。者以瑩能明也。不鑑於流波。而鑑於靜水者。以靜能清也。鏡水以明清之性。故能形物之形。由此觀之。神照則垢滅。形靜則神清。垢滅則內然永盡。神清則外累不入。今清歌奏而心樂。悲聲發而心哀。神居體而遇感推移。以此而言。則情之變動自外至也。夫一哀一樂。猶舉止性。况萬物之衆。而能拔擢以生心神哉。故萬人營私以向一鵠。鵠能無中乎。萬物眩耀以惑一生。生能無傷乎。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。志氣者五藏之使候也。耳目誘於聲色。鼻口之於芳味。肌體之於安適。其情一也。則精神馳騖而不守。志氣靡於趣捨。則五藏滛蕩而不安。嗜慾連綿於外。心肺壅塞於內。蔓衍於荒淫之波。留連於是。非之境而不敗德傷生者。蓋亦寡矣。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。靜耳而不聽。閉口而不言。棄心而不慮。貴身而忘賤。故尊勢不能動。樂道而忘貧。故厚利不能傾。容身而處適。情而遊一氣。浩然純白於衷。故形不養而性自全。心不勞而道自至也。

防怒第二

劉子上

一
帛紫山房

人之稟氣必有情性。性之所感者情也。情之所安者慾也。情出於性而情違性。慾由於情而慾害情。情之傷性。性之防情。猶煙波之與水火也。煙生於火而煙鬱火。冰出於水而冰遏水。故煙微而火盛。冰泮而水通。性貞則情消。情熾則性滅。是以珠瑩則塵埃不能附。性明而情慾不能染也。故林之性靜。所以動者風搖之也。水之性清。所以濁者土渾之也。人之性貞。所以邪者慾眩之也。身之有慾。如樹之有蝎。樹抱蝎則還自鑿。身抱慾而反自害。故蝎盛則木折。慾熾則身亡。將收情慾。先斂五關。五關者。情慾之路。嗜好之府也。目愛綠色。命曰伐性之斤。耳樂淫聲。命曰攻心之鼓。口貪滋味。命曰腐腸之藥。鼻悅芳馨。命曰燒喉之煙。身安舉駒。命曰召慶之機。此五者。所以養生。亦以傷生。耳目之於聲色。鼻口之於芳味。肌體之於安適。其情一也。然亦以之死。亦以之生。或為賢智。或為庸愚。由於處之異也。譬由愚者之養魚鳥也。見天之寒。則內魚於溫湯之中。而棲鳥於火林之上。水木者。所以養魚鳥也。養之失理。必至焦爛。色聲芳味。所以悅人也。悅之過理。還以害生。故明者剗情以遣累。約慾以守貞。食足以充虛。接氣衣足以蓋形。樂寒靡麗之華。不以滑性。哀樂之感。不以亂神。處於止足之泉。立於無害之岸。此全性之道也。夫蜂蠭蠱指。則窮日煩擾。蚊噏膚。則通宵失寐。蜂蚊小害。指膚外疾。人入山則避蜂蠭。入室則驅蚊蟲。何者。以其害於體也。嗜慾攻心。正性顛倒。嗜慾大害。攻心內疾。方於指膚。亦以多也。外疾之害。輕於秋毫。人知避之。內疾之害。重於太山。而莫之避。是棄輕患而負重害。不亦倒乎。人有牛馬放逸不歸。必知收之。情慾放逸。而不知收之。不亦惑乎。將收情慾。必在脆弱。情慾之萌。

如木之將薪。火之始熒。手可掣而斷。露可滴而滅。及其熾也。結條陵露。煽燥章華。雖窮力運斤。竭池灌火。而不能禁其勢也。嗜慾之萌。耳目可觸。而心意可鑰。至於熾也。雖襲情眷然。而不能收其性。敗也。如能塞充於未形。禁慾於至微。雖求悔悵。其可得乎。

去情第三

情者是非之主。而利害之根。有是必有非。能利亦能害。是非利害存於衷。而彼此還相疑。故無情以接物。在遇而恒通。有情以接人。獨應而成礙。由此觀之。則情之所處。物之所疑。也是以媒揚譽人。而受譽者不以為德。身膚強飯。而蒙飽者不以為惠。嬰兒傷人。而被傷者不以為怨。侏儒嘲人。而獲嘲者不以為辱。何者。挾利以為已有。有情於譽。飽雖蒙恩。而非德。無情於傷辱。雖獲毀而無憾。魚不畏網。而畏鷺。復讎者不怨鍤鋸。而怨其人。網無心而鳥有情。劍無情而人有心也。使信士分財。不如投策探鉤。使廉士守藏。不如閉扁全封。何者。有心之於平。不若無心之不平也。有慾之於廉。不若無慾之不廉也。今人目若驪珠。心如權衡。評人好醜。雖言得其實。彼必嫌怨。及其自照。明鏡摹倒其容。醜狀既露。則內慙而不怨。向之評者。與鏡無殊。然而向怨今之慾者。以鏡無情而人有心也。三人居室。二人交爭。必取信於不爭者。以辯彼此之得失。夫不爭者未必平。而交爭者未必偏。而信於不爭者。何也。以爭者之心。並挾勝情故也。飄瓦擊人。虛舟觸已。雖有忮心而不怒者。以彼無情於擊觸也。是以聖人棄智以全真。遺情以接物。不為名尸。不為謀府。混然無際。而俗莫能累矣。

韜光第四

物之寓世。未嘗不韜形滅影。隱質遐外。以全性棲命者也。夫含奇佩美。銜異露才者。亦有不以此傷性毀命者也。是故翠以羽自殘。鶡以智自害。丹以含色磨肌。石以抱玉碎質。此四者生於異俗。與人非不隔也。託性於山林。寄情於物外。非有求於人也。然而自貽伊患者。未能隱其形也。若使翠歛翮於明丘之林。則解羽之患永脫。鶡曳尾於晴谷之泥。則鑽灼之悲不至。丹伏光於春山之底。則磨肌之患永絕。石亢體於玄圃之嵒。則剖琢之憂不及。故窮巖曲岫之梓櫟。生於積石。穎賞青天。根鑿黃泉。分條布葉。輪囷礧礧。騏驥戲其下。鷯鸞遊其顛。浮雲棲其側。清風激其間。終歲無毫釐之憂。免刀斧之害者。非與人有德也。能韜隱其質。故致全性也。路側之榆。樵人採其條。匠者伐其柯。餘有尺斂。而為行人所折者。非與人有讎也。然而致寇者。形不隱也。周雞斷尾。獲免於犧牲。山狙見巧。終必招害。由此言之。則出處之理亦可知矣。是以古之德者。韜跡隱智。以密其外。澄心封情。以定其內。內定則神腑不亂。外密則形骸不擾。以此處身。不亦宜乎。

崇學第五

至道無言。非立言無以明其理。大象無形。非立象無以測其奧。道象之妙。非言不津。津言之妙。非學不傳。未有不因學而鑒道。不假學以光身者也。夫繩緣以為絲。織為練。紝以繡黻。則王侯服之。學為禮儀。緣以文藻。而世人榮之。繩之不緣。則素絲蠹於筐籠。人之不學。則方智腐於

心胸海蚌未剖。則明珠不顯。崑竹未斷。則鳳音不彰。情性未鍊。則神明不發。譬諸金木。金性苞水。木性藏火。故鍊金則水出。鑄木而火生。人能務學。鑄鍊其性。則才惠發矣。青出於藍。而青於藍。染使然也。冰生於水。而冷於水。寒使然也。鏡出於金。而明於金。鑿使然也。戎夷之子。生而同聲。長而異語。教使然也。山抱玉而草木潤焉。川貯珠而岸不枯焉。口納滋味而百節肥焉。心受典誥而五性通焉。故不登峻峯。不知天之高。不瞰深谷。不知地之厚。不遊六藝。不知智之源。遠而光華者。飾也。近而愈明者。學也。故吳越質勁。非苦羽而不美。越劍性利。非淬礪而不銛。人性讓患。非積學而不成。沉淺以及深。披闇而覩明。不可以傳聞稱。非得以汎濫善也。夫還鄉者。心務見家。不可以一步至也。慕學者。情縹興素。不可以一讀能也。故為山者。基於一簣之土。以成千丈之峭鑿。井者。起於三寸之坎。以就萬仞之深。靈珠如豆。不見其長。聳歲而大。鏡舌如指。不覺其損。累時而折。懸巖滴溜。終能穴石。規車牽索。卒至斷軸。水非石之鑽。繩非木之鋸。然而斷穴者。積漸之所成也。耳形完而聽不聞者。聾也。目形全而視不見者。盲也。人性美而不監道者。不學也。耳之初室。目之始昧。必不愴百金。遺醫千里。人不涉學。猶心之聾盲。不知遠祈明師。以攻心術。性之蔽也。故宣尼臨沒。手不釋卷。仲舒垂卒。口不輟誦。有子惡卧。自焯其掌。蘇生患睡。親錐其股。以聖賢之性。猶好學無倦。矧伊儒人而可怠哉。

專學第六

學者出於心。心為身之主。耳目候於外。若心不在學。則聽誦不聞。視簡不見。如欲鍊葉。必先正

心而後理義入焉。夫兩葉掩目，則冥默無覩；雙珠填耳，必寂寥無聞。葉作目蔽，珠為耳縫，二闕外擴，視聽內隔。固其宜也。而雖要察秋毫之末，不聞雷霆之聲。季子聽清角之韻，不見嵩岱之形。視不關耳而耳不見，聽不關目而目不聞者，何也？心溺於秋毫，意入於清角故也。是以心駐於目，必忘其耳；則聽不聞，心駐於耳，必遺其目。則視不見也。使左手畫方，右手畫圓，令一時俱成，雖執規矩之心，迴剟劂之手，而不能者，由心不兩用，則手不並運也。奕秋通國之善奕也，當奕之思，有吹笙過者，乍而聽之，則奕敗矣。非奕道暴，深情有楚閨笙簧之也。隸首天下之善算也，有鳴鴻過者，驚弧擬之，將發未發之間，問以三五，則不知也。非三五難算，意有暴昧，鴻亂之也。奕也。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容，專於聽也。聾無耳而目不可以聞，專於視也。以瞽聾之微，而聽察聰明，審者用心一也。夫蟬之難取，黏之如掇，卷耳易操而不盈傾筐，專與不專也。是故學者必精勤，專心以入於神。若心不在學，而強誦誦，雖入於耳而不歸於心，譬若瞽者之歌，效人為之，無以自樂，雖出於口，則越散矣。

辨樂第七

樂者，天地之聲。中和之紀，人情之所不能免也。人心喜則笑，笑則樂；樂則口欲歌之，手欲鼓之，足欲舞之。歌之舞之，容發於音聲，形發於動靜，而入於至道。音聲動靜，性術之變，盡於此矣。故人不能無樂，樂則不能無形，形則不能無道，道則不能無亂。先王惡其亂也，故制雅樂以道之。

使其聲足樂而不淫。使其音調倫而不詭。使其曲繁省而廉均。是以感人之善惡。不使放心邪氣。是先王立樂之情也。五帝殊時。不相沿樂。三王異世。不相襲禮。各像勲德。應時之變。故黃帝樂曰雲門。顓頊曰五薺。帝嚳曰六英。堯曰咸池。舜曰簫韶。禹曰大夏。湯曰大濩。武曰大武。此八樂之所以異名也。先王聞五聲。播八音。非苟欲渝心滿耳。聽其鏗鏘而已。將順天地之體。成萬物之性。協律呂之情。和陰陽之氣。調八風之韻。通九歌之分。奏之圓丘。則神明降。用之方澤。則幽祇昇。擊拊球石。即百獸羣舞。樂終九成。則瑞禽翔。上能感動天地。下則移風易俗。此德音之音。雅樂之情。盛德之樂也。明王既滅。風俗凌遲。雅樂殘廢。而滴音競興。故夏甲作破斧之歌。始為東音。殷辛作靡靡之樂。始為北聲。鄭衛之俗好淫。故有溱洧桑中之曲。楚越之俗好勇。則有赴湯蹈火之歌。各詠其所好。歌其所欲。作之者哀。聽之者泣。由心之所感。則形於聲。聲之所感。必流於心。故哀樂之心感。則樵殺彈緩之聲應。濮上之音作。則淫泆邪放之志生。故延年造傾城之歌。漢武思靡嫚之色。雍門作松柏之聲。齊滑願未寒之服。荆軻入秦。宋意鼓瑟。歌於易水之上。聞者瞋目。髮直穿冠。趙王遷於房陵。心懷故鄉。作山水之謳。聽者嗚咽。泣涕流連。此皆淫泆悽愴。憤厲哀思之聲。非理性和情德音之樂也。桓帝聽楚琴。慷慨嘆息。悲酸傷心。曰善哉。為琴若此。豈非樂乎。天樂者聲樂而心和。所以為樂也。今則聲哀而心悲。灑淚而歎欷。是以悲為樂也。若以悲為樂。亦何樂之有哉。今怨思之聲。施於管弦。嘈音者不淫。則悲淫則亂。男女之辯。悲則感怨思之聲。豈所謂樂哉。故好聲感人。而逆氣應之。逆氣成象。而淫樂興焉。古聲感人。

而順氣應之。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。樂不和順，則氣有薰滯。氣有薰滯，則有悖逆詐偽之心。淫泆妄作之事，是以奸聲亂色不留聰明，淫聲亂禮，不接心術。使人心和而不亂者，雅樂之情也。故為詩訟以宣其志，鐘鼓以節其耳，羽旄以制其目。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邪，耳目不傾不邪，則邪音不入。邪音不入，則情性內和。情性內和，然後乃為樂也。

履信第八

信者行之基。行者人之本。人不行無以成行。非信無以立。故信之行於人，譬濟之湏舟也。信之於行，猶舟之待檝也。將涉大川，非舟何以濟之？欲泛方舟，非檝何以行之？今人雖欲為善，而不知立行，猶無舟而濟川也。雖欲立行，而不知立信，猶無檝而行舟也。是適郢者而首冥山，背道愈遠矣。自古皆有死，人非信不立。故豚魚著信之所及也。允哉斯言！非信不成。齊桓不背曹，刺之盟。晉文不棄伐原之誓。吳起不虧移轍之實。魏侯不乖虞人之期。用能德光於宇宙，名流於古今，不朽者也。故春之得風，風不信則花華不茂。花華不茂，則發生之德廢。夏之得炎，炎不信，則卉木不長。卉木不長，則長育之德廢。秋之得雨，雨不信則百穀不實。百穀不實，則收成之德廢。冬之得寒，寒不信則水土不堅。水土不堅，則安靜之德廢。以天地之靈氣，候不信，四時猶廢，而況於人乎？昔齊攻魯，求其岑鼎。魯侯僞獻他鼎而請盟焉。齊侯不信，使柳季去是，則請受之。魯使柳季。柳季曰：「君以鼎為國，信者亦臣之國。今欲破臣之國，全君之國，臣所難也。」乃歎岑鼎。小邾射以邑奔魯。魯使季路要我。君無盟矣。乃使子路子路辭焉。季孫謂之曰：「千乘之國，不信

其盟而信子之一言。子何辱焉。子路曰。彼不臣而濟其言。是不義也。由不能矣。夫柳季季路魯之匹夫。立信於衡門。而聲馳於天下。故齊邾不信千乘之盟。而重二子之言。信之為德。豈不大哉。秦孝公使商鞅攻魏。魏遣公子昂逆而拒之。鞅謂昂曰。昔鞅與公子善。今俱為兩國將。不忍相攻。願一飲讌以休二師。公子許焉。遂與之食。鞅伏甲虜之。擊破魏軍。及惠王即位。疑其行詐。遂車裂於市。夫商鞅秦之柱臣。名重於海內。貪詐偽之小功。失誠信之大義。一為不信。終身見尤。卒至屠滅。為天下笑。無信之殃。豈不重哉。故言必如言。信之符也。同言而信。信在言前。同教而行。誠在言外。君子知誠信之為貴。必悅信而行。指麾動靜。不失其符。以施教則立。以蒞事則正。以懷遠則附。以賞罰則明。由此而言。信之為行。其德大矣。

思順第九

七緯順度以光天象。五行順理以成人行。行象為美。美於順也。夫人為失。失在於逆。故七緯逆則天象變。五性逆則人道敗。變而不生災。敗而不傷行者。未之有也。山海爭水。水必歸海。非海求之。其勢順也。塞利西南。就土順也。不利東北。登山逆也。是以去濕就燥。火之勢也。違高從下。水之性也。今導泉向澗。則為易下之流。激波陵山。必成難昇之勢。水之無情。猶知違逆趨順。矧人心乎。故忠孝仁義。德之順也。悖傲無禮德之逆也。順者福之門。逆者禍之府。由是觀之。逆性之難順。性之易斷。可識矣。今使孟說引牛之尾。尾斷臍裂。不行十步。若環桑之條。以貫其鼻。靡以尋綯。被髮童子騎而策之。風於廣澤。恣情所趣。何者。十步之行。非遠於廣澤。被髮之童。非勇。

於孟詭。然而近不及遠。強不如弱者。逆之與順也。司馬前臘天下之攻擊劍者也。今提劍鋒而掉劍歛。必刎其指而不能以陷腐木。而况金甲乎。若提其歛而掉其鋒。雖則凡夫。可以陸割犀象。水截蛟龍矣。順理而行。若執劍歛。逆情而動。如執劍鋒。欲無傷乎。其可得乎。后稷雖善播植。不能使禾稼冬生。逆天時也。禹善治水。鑿山穴川。不能迴水西流。逆地勢也。人雖才藝卓絕。能惇理成行。逆人道也。故循理處情。雖愚蒙可以立名。反道為務。雖為賢哲。猶有禍害。君子如能忠孝仁義。履信思順。自天祐之。吉無不利也。

慎獨第十

善者行之總。不可斯湏離。可離非善也。人之湏善。猶首之湏冠。足之待履。首不加冠。是越類也。行不躡履。是夷民也。今處顯而修善。在隱而為非。是清旦冠履。而昏夜裸跣也。峯崇孤植。不以巖隱而歇其芳。石泉潛流。不以澗幽而不清。人在暗密。豈以隱翳而迴操。是以戒慎目所不覩。恐懼耳所不聞。居室如見賓。入虛如有人。故蘧瑗不以昏行。變節顏回不以夜浴。改容匱踐拘於石室。君臣之禮不替。冀缺耕於坰野。夫婦之敬不虧。斯皆慎乎隱微。枕善而居。不以視之不見。而移其心。聽之不聞。而變其情也。謂天蓋高而聽甚卑。謂日甚遠而照甚近。謂神甚幽而察甚明。詩云。相在爾室。尚不愧於屋漏。無日不顯。莫予云覩。暗昧之事。未有幽而不顯。昏惑之行。無有隱而不彰。修操於明。行惇於幽。以人不知。若人不知。則鬼神知之。鬼神不知。則已知之。而云不知。是盜鐘掩耳之智也。孔徒晨起。為善孜孜。東平居室。以善為樂。故身恒居善。則內無憂。

處外無畏懼。獨立不慚影。獨寢不愧衾。上可以接神明。下可以固人倫。德被幽明。慶祥臻矣。

貴農第十一

衣食者民之本也。民者國之本也。民恃衣食猶魚之須水。國之恃民如人之倚足。魚無水則不得而生。人失足必不可以步。國失民亦不可以治。先王知其如此。而給民衣食。故農祥旦正辰。集娵訾。陽氣憤盈。土木脉發。天子親耕於東郊。后妃躬桑於北郊。國非無良農也。而王者親耕。世非無蠶妾也。而后妃躬桑。上可以供宗廟。下可以勸兆民。神農之法曰。丈夫丁壯而不耕。天下有受其饑者。婦人當年而不織。天下有受其寒者。故天子親耕。后妃親織。以為天下先是。以其耕不強焉。無以養其生。其織不力者。無以蓋其形。衣食饑足。奸邪不生。安樂無事。天下和平。智者無以施其策。勇者無以行其威。故衣食為民之本。而工巧為其末也。是以雕文刻鏤。傷於農事。錦緝綦組。害於女工。農事傷則饑之本也。女工害則寒之源也。饑寒並至。而欲禁人為盜。是揚火而欲無炎。撓水而望其靜。不可得也。衣食足。知榮辱。倉廩實。知禮節。故建國者必務田蠶之寢。而棄美麗之華。以穀帛為珍寶。比珠玉於糞土。何者。珠玉止於虛玩。而穀帛有實用也。假使天下瓦礫悉化為和璞。砂石皆變為隋珠。如值水旱之歲。墳粒之年。則璧不可以禦寒。珠未可以充饑也。雖有奪日之鑑。代月之光。歸於無用也。何異畫為西施美。而不可悅。刻作桃李。似而不可食也。衣之與食。唯生人之所由。其最急者。食為本也。霜雪嚴厲。草木不可以代表室。如懸磬。草木不可以當糧。故先王制國有九年之儲。可以備非常。救災厄也。堯湯之時。有十年

之蓄。及遭九年洪水。七載大旱。不聞饑饉。相望捐棄溝壑者。蓋積多故也。穀之所以不積者。在於遊食者多。而農人少故也。夫螟螣。秋生而秋死。一時為災。而數年乏食。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。其為螟螣亦以甚矣。是以先王敬授民時。勸課農桑。省遊食之人。減徭役之費。則倉廩充寢。頌聲作矣。雖有戎馬之興。水旱之沴。國未嘗有憂。民終無害也。

愛民第十二

天生烝民。而樹之以君。君者民之天也。天之養物。以陰陽為大。君之化民。以政教為務。故寒暑不時。則疾疫。風雨不節。則歲饑。刑罰者。民之寒暑也。教令者。民之風雨也。刑罰不時。則民傷。放今不節。則俗弊。故水濁無掉尾之魚。土埆無歲熟之木。政煩無逸樂之民政。之於人。猶琴瑟也。大弦急。則小絃絕。小絃絕。大絃間矣。夫足寒傷心。民勞傷國。足溫而心平。人佚而國寧。是故善為理者。必以仁愛為本。不以苛酷為先。寬宥刑罰。以全人命。省徵徭役。以休民力。輕約賦斂。不匱人財。不奪農時。以足民用。則家給國富。而太平可致也。人之於君。猶子之於父母也。未有父母富而子貧。父母貧而子富也。故人饒足者。非獨人之足。亦國之足。渴乏者。非獨人之渴乏。亦國之渴乏也。故有若曰。百姓足。君孰與不足。百姓不足。君孰與足。此之謂也。先王之治。上順天時。下養萬物。草木昆虫。不失其所。獮未祭魚。不施網罟。豺未祭獸。不修田獵。鷹隼未擊。不張蔚羅。霜露未霑。不伐草木。草木有生。而無識。鳥獸有識。而無知。猶施仁愛。以及之矣。况在人而不愛之乎。故君者。其仁如春。其澤如雨。德潤萬物。則人為之安矣。昔太王居邠。而人隨之。仁愛有

餘也。成沙之君而人背之。仁愛不足也。仁愛附人。堅於金石。金石可銷而人不可離。故君者。壤地人者。卉木也。未聞壞肥而卉木不茂。君仁而萬民不盛矣。

從化第十三

君以民為體。民以君為心。心好之。身必安之。君好之。民心必從之。未見心好而身不從。君欲而民不隨也。人之從君。如草之從風。水之從器。故君之德。風之與器也。人之情。草之與水也。草之戴風。風驚東則東靡。風驚西則西靡。是隨風之東西也。水之在器。器方則水方。器圓則水圓。是隨器之方圓也。下之事上。從其所行。猶影之隨形。響之應聲。言不虛也。上所好物。下必有甚。詩云。誘人孔易。言從上也。昔齊桓公好衣紫。闔境盡被異絲。晉文公不好服羔裘。群臣皆衣牂羊。魯哀公好儒服。舉國皆著儒服。趙武靈王好鵠鵠。國人咸冠鵠冠。紫非正色。羊非美裘。儒非俗服。鵠非冠飾。而競之者隨君所好也。楚靈王好細腰。臣妾為之約食。饑死者多。越王勾踐好勇。而揖鬪。蟲國人為之輕命。兵死者眾。命者人之所重。死者人之所惡。今輕其所重。重其所惡者。何也。從君所好也。堯舜之人。可比家而封。桀紂之人。可接屋而誅。非堯舜之民性盡仁義而桀紂之人生輒奸邪。而善惡性殊者。染化故也。是以明君慎其所好。以正時俗。樹之風聲。以流來世。或謂上化而下不必隨。君好而人未必同也。故唐堯之世。而四凶繼。殷紂之時。而三人貞。漢文節儉而人庶奢。齊景奢而晏嬰儉。此未達之詞也。何者。冬之德陰。而有寒炎蕭。夏之德陽。而有霜霰。以天地之德。由不能一於陰陽。况其聖賢。豈能一於萬民哉。故權衡雖正。不能無毫釐。

之差。釣石雖平，不能無抄撮之較。從君之譬，以多言之。唐堯居上，天下皆治。而四凶獨亂。猶曰堯治。治者多也。殷紂在上，天下皆亂。而三人獨治。猶曰紂亂。亂者眾也。漢文節儉，而人有奢。猶曰世儉。儉者多也。齊景太奢，而晏嬰躬儉。猶曰國奢。奢者眾也。水性宜冷，而有華陽溫泉。猶曰水冷。冷者多也。火性宜熱，而有蕭何寒炎。猶曰火熱。熱者多也。迅風揚波，高下相臨。山隆谷窪，差以尋常。較而望之，猶曰水平。舉大體也。故世之論事，皆取其多者以為之節。今觀言者，當顧言外之旨，不得拘文以害意也。

法術第十四

法術者，人主之所執，為治之樞機也。術藏於內，隨務應變。法設於外，適時御人。人用其道，而不知其數者，術也。懸教設令，以示人者，法也。人主以術化世，猶天以氣變萬物。氣變萬物，而不見其象。以術化人，而不見其形。故天以氣為靈，主以術為神。術以神隱，成妙法以明斷為工。鴻風一澆，則人有爭心。情偽既動，則立法以檢之。建國君人者，雖能善政，未有棄法而成治也。故神農不施刑罰，而人善為政者，不可廢法而治人。舜執干戚而服有苗，征伐者不可釋甲而制寇。立法者譬言如善御。察馬之力，揣途之數，齊其衝轡，以從其勢，故能登阪赴險，無覆轔之敗，乘危涉遠，無越軌之患。君猶御也，法猶轡也。人猶馬也，馬猶軌也。理猶執轡也。執轡者，欲馬之遵軌也。明法者，欲人循治也。轡不均齊，馬失軌也。法不適時，人乖理也。是以明主務循其法，因時制宜。苟利於人，不必法古。必害於事，不可循舊。夏商之衰，不變法而亡。三代之興，不相襲而王。堯

舜與道而德蓋天下。湯武殊治而名施後代。由此觀之。法宜變動非一代也。今法者則溺於古律。儒者則拘於舊禮而不識。情移法宜變改也。此可與守法而施教不可與論法而立教。故智者作法。愚者制馬。賢者更禮。不肖者拘馬。拘法之人不足以言事。制法之士不足以論理。若握一世之法。以傳百世之人。由以一衣擬寒暑。一藥治瘡痏也。若載一時之禮。以訓無窮之俗。是刻舟而求劍。守株而待兔。故制法者為理之所由。而非所以為治也。禮者成化之所宗。而非所以成化也。成化之宗。在於隨時為治之本。在於因世。未有不因世而欲治。不隨時而成化。以斯治政。未為中也。

賞罰第十五

治民御下莫正於法。立法施教莫大於賞罰。賞罰者國之利器。而制人之柄也。故天以晷數成歲。國以法教為治。晷運於天。則時成於地。法動於上。則治成於人。晷之運也。先春後秋。法之動也。先賞後罰。是以溫風發春。所以勤萌華也。寒露降秋。所以殞茂葉也。明賞有德。所以勸善人也。顯罰有過。所以禁下奸也。善賞者。因民所喜。以勸善。善罰者。因民所惡。以禁奸。故賞少而善勸。刑薄而奸息。賞一人而天下喜之。罰一人而天下畏之。用能教浹而治廣。事實而功衆也。昔王良之善御也。識馬之飢飽。規矩徐疾之節。故鞭策不載而千里可期。然不可以無鞭策者。以馬之有佚也。聖人之為治也。以賞賞勸善。以仁化養民。故刑罰不用。太平可致。然而不可廢刑罰者。以民之有縱也。是以賞雖勸善。不可無罰。罰雖禁惡。不可無賞。賞平罰當。則理道立矣。故